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七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程顥

程顥字伯淳謚純公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宋河南人明道始生神氣秀爽未能言叔祖母抱之不知釵墜後數日方求之明道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

弟伊川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慨然有求道之志二十六歲舉進士調鄠縣簿再調上元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呂正獻公

公著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明道有慚恧之意明道曰願侍郎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移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二字其嘗媿此四字熙寧初呂正獻公薦授中允權御史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

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
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明道未
嘗一語及功利晁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
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
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
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巳
者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敀簽書鎭寧軍
判官中人程昉取澶卒八百人天方大寒虐用

之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明道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吾自任之郎親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得不復遣曹村埽決明道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以鎮印授明道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明道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充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命顥不置曾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

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
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帝崩詔至洛明道
謂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
曰若與元豊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明
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
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
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
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
衆君子不與之爭勢又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是尚是爲已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陳瓘作責沈文曰葉公當世賢者嘗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

部貢院官舍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愧不可言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明道曰見之非易見不能及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智者又看做智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巳　樂莫

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内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宜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賢矣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在莊敬持養　自得處豈得分毫論若見則便見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蠡測曰以上明道皆示人求知其辭玄其旨微孔孟相傳惟此而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

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

孝道多元來依舊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嘗謂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良知良能

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

更難爲名狀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
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
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
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個別有
天地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
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
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
事屬以此理又曾何足論　一日遊許之西湖

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一日見火邊燒湯缾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象燕澗曰已上皆直截之宗曾容一毫擬議否免有一毫等待否豈不於此透徹不可謂得程氏之傳

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其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張載寓書問定性未能不

動亦累於外物何如書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

之除將見㵝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

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
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
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
聖人之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
思過半矣　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侯世與
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志敬而後無不敬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

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

矣　橫渠嘗言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謝良佐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目　明道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

不可有一事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
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蠡測曰已上皆程
子示人用功徵旨須善承領　只理會生是如
何　知性即明生死之說　既說心有感通更
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死生存亡知所從來胸
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
別理　子曰朝聞夕可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
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
死生死猶古今蠡測曰此皆程子理會生死處

言簡而義悉矣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

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卻恐賢閒其尋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蠡測曰

明道論性論神論中如此非眞知者不能契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有
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邦太平後
我願爲太平之民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
飮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黃鍾牛鳴　忠信而出忠信而入油火上竿

禁蚣蝂　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而巳矣　人能
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
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

皆是自私者也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先生曰在輿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或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

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仁
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窗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
默然因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
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溫
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詰明道明道曰闕
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
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蠡測曰已上皆言
之不可以思量擬議者也　謝氏曰先生坐如
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

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鄠縣作簿時詩云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
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
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
東窻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
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
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擺脫得開爲
他所過者化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
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

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程頤

程頤字正叔稱伊川先生與兄伯淳同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

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
希哲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
秘書省校書郎伊川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以
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
導少主不宜疎畧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
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聞帝在宮中起行
漱水必避螻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頤
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時神宗之

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頤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韓維以其不肯靖令只與西監頤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伊川曰族子至

思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
尤𡨋氏赴涪渡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
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
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
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
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鬚
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徽宗即位移峽州
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

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伺察伊川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程伯淳常謂伊川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伯淳常爲條列官司不以爲浼

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伯淳謂青苗法
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較計
在漢州日宿一僧寺伯淳入門而右從者皆隨
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伊川自謂此
是某不及家兄處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
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
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
蓋有不通處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
能不改其樂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

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始識伊川面　陳經正問曰據貫一所見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此追求斷鍊之語而措乎經正轉語不來何不答曰衆人皆餒我獨飽乎　韓維帥許伊川往見謂公曰遶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馮理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將有一奇特事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

有光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曰每食必飽

邵堯夫謂伊川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

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問佛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說死生輪廻可否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　問凡動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

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彥明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彥明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彥明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善權也彥明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韓公持國與伊川

語嘆曰今日又暮矣伊川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亦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

此等則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
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
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
則何益矣又奚學爲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
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
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
于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張戩嘗於政事

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都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因云卻不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　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問學者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君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自不察乎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

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尹焞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直大洩天機否曰如此

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　伊川病革門人往視之伊川瞋目而卧門人曰夫子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伊川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沒晦翁曰近看石林過庭録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熹也常疑如石林之說固不是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的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

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巳使也

呂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封滎陽公壽州人正獻公公著之長子公著字晦叔晦叔甚愛原明教之事事循蹈規矩遺師焦千之胡安定復從明道伊川横渠游知見日益廣大有私舉一意古學讀書平直簡要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務畧去枝葉直截徑徒

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以陰入官爲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爲郡令公帑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原明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大

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居宿州真揚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或至絕糧數日處之宴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每月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干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或問原明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下焉者且自思曰若答他却與彼等忿心亦自消也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朱子曰呂氏家學深有警悟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

者與釋氏不同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然考其學問初不失程氏之宗晦叔自幼講學即以治心爲本爲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晦叔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晦叔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志所以爲堯舜也晦叔晚益究禪理每勸司馬君實留意曰所貴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蓋其家學相傳如此夫自修則正

心治心用世則知人安民聖學如是止矣又烏論其他

邵伯温

邵伯温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祈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温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

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

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

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

有兩儀後曰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

以事天皆本乎心也　惟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天下之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

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喪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

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玅至妙者也聖人作易盖本於此

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静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静静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静而止哉爲虚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盖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甞有無亦未甞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静言而未甞動静亦未甞離乎動静者也故於動静

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於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因時順理而

皆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乎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生死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洞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

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已乎已亦物也而況於人乎人亦物也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於一已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蔽於後得

於邇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

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我亦人也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惟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爲聞見謀論則夫何爲哉無爲而已矣故曰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

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張載

張載字子厚稱橫渠先生宋鳳翔人子厚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子厚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

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正獻公公著薦之於朝上召入見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說以爲崇文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子厚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如教玉人琢玉宜有不受命者矣語多不合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新法得罪子厚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初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子厚每有意三代之治欲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

吕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子厚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子厚獨以爲可行議卒不决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子厚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子厚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熙寧九年秋子厚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書乃余歷年致思之所得也其書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朱子曰太虛無形即太極本無極也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耳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究是足以究生死之說　誠明所明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盡性然後知生

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納照不二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

成心者意之謂與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與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仁者人也當辨其人

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既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某學來

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墻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墻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

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其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棄去者有之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上蔡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上蔡自負該博初見明道每舉史書以對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上蔡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每謂上蔡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輙有泚憤悱如此上蔡見明道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彊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明道明道曰可謂益友矣旣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

得個務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上蔡後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太學上蔡對曰蔡人尠習禮記决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上蔡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

覃學焉建中靖國初在書局召對忤旨出就監門之職坐飛語詔獄謫錮終身崇寧癸未卒年五十四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上蔡嘗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　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

夜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害　吾舊多恐怖毎
於危堦上蹈險以習之　或問色欲想已去多
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又問
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
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
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底心　富
貴利達令人少見出說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
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
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而後可

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游定夫問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可謂切問矣實就上面做工夫來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洒掃應對上學邦是太鎖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

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如行於屋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便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灑掃不着此心怎灑掃得應對不着此心怎應對得

嘗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顧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日刻如此何由欵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

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或問劉安節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酴醿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

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又曰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之有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不

同恭是平聲敬是仄聲舉座大笑、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豈免念起然須識得念起時　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然則可變與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

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

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　謂呂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仁之爲道惟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

傳其王公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而已克己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己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蓋亦如此爾惟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可以爲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者亦可以爲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

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見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人能自觀其過則知其所以觀此即吾之仁　天下之事若數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生死亦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知名之自其無往而不

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人須識其眞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眞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說了又卻道恰好着工夫也　上蔡說某

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伊川曰人每到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

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曰此便是答底語橫渠說得來別這個便

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説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催仆歸根鬼也致

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個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遂生厭

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又曰昔日用功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生教予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是

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個甚　朱子曰孔孟只說爲仁上蔡郤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李氏

日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蠡測曰上蔡之語皆文公手定乃削去其百餘章內稱五十餘章誑程氏以助佛說疑是江民表所著削之或宜而此外五十章者不知何故亦并削之耳大抵文公以前諸儒之書未有不為所删削者至於程氏遺書亦自云去取之則凡不合於文公之意者皆所不錄而全書多不傳矣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

士雖少而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見之京師謂可與適道明道典扶溝縣學招使肄業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晚為監察御史歷知三州卒年七十一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惜之有中庸論語說垂於世

定夫曰道未始有名感於善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　仁人心也則仁之

爲仁得其本心而已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事事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於己而已非有藉於外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

更無奸聲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曰然則聖與仁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聖苟未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呂居仁以書問定夫曰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

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朱子曰程門高第皆入禪學去必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晫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

明道篇 埽音掃堤岸也　泗音四浮行水上也　責沈文葉公沈諸梁借棊以自責也

游酢篇 踔音卓几明踔也